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五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閣

文翰 唐十之四

韓愈 李翊 李淡 孟郊 張籍

皇甫湜 姚合 王建 柳宗元父 劉禹錫

樊宗師 歐陽詹 李賀李益 吳武陵 元稹

白居易弟行簡 柳公權 杜牧弟 崔咸

楊巨源 許渾 李羣玉王彥 李商隱 溫庭筠弟庭皓

唐彥謙 鄭谷 胡曾 李頻 羅隱從弟

韓愈字退之鄆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郡王

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三歲而

孤養於伯兄會貶官嶺表亦卒嫂鄭氏鞠之從學刻苦比長能  
通經史百家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遠追楊雄董仲舒而  
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始遊京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爲延譽由是知名登進士  
初爲董晉宣武推官又依張建封素性真率發言無所畏避操  
行堅正拙於時務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  
宗怒貶連州陽山令愛民如子民以父事名子曰韓並移江陵  
法曹元和初召權國子博士除河南令歷都官職方二員外郎  
坐白華陰令柳澗爲刺史閻濟美黨誣不實復降博士嘆息才  
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其文善之知其有史才改  
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年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時淮西  
用兵連年國計大耗奏言三州殘弊困劇之餘當天下全功其

敗可立而待。所未可知者。陛下斷與不斷耳。今日之事。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內。百姓愁苦。近賊州縣。賦役繁苛。人得爲議。以戒陛下。倘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重。爲弊必深。要當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執政不喜。會有發其前在江陵爲節度。裴均子鐔作文者。改太子右庶子裴度。宣慰淮西。奏爲行軍司馬。賜金紫。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事平。悉刑部侍郎。素不善佛。以表諫迎佛骨。帝大怒。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咸天促首。何乖刺邪。持示宰相。將抵以死。度與崔羣奏。謂愈言狂妄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得貶潮州刺史。既至上表哀謝。帝頗悔。悟欲復用之。皇甫湜素忌其直。奏且內移。改刺袁州。愈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殘食

畜產且盡民是以窮數日躬自往視令其屬秦濟投羊豕谿水  
作文而驅之其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水涸西徙六十里民以無  
患袁俗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沒爲奴婢令悉計庸直贖歸凡  
七百餘人爲約禁止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俄克鎮州宣  
撫使時方殺田弘正王廷湊阻兵自立勢甚凶愾衆皆爲危之  
元稹固留言其可惜穆宗亦詔便宜從事無必入愈至廷湊嚴  
兵逐之甲士陳列坐定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  
聲曰天子以公材具非常故賜節鉞爲大將豈同賊反者耶語  
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史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而名  
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爾見天寶  
來凡叛者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亦有居官者乎曰無愈曰田  
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亦皆

大饑。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既害其身，又殘其家，復何道耶？庭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庭湊何爲？愈曰：神策軍將如牛元翼者，朝廷不乏，願以大體不可棄。公久圍之，何也？應聲曰：卽山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潰圍亦走，庭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遷京兆尹，以兼御史大夫。故不臺參中丞李紳劾之，愈不伏。宰相李逢吉欲逐紳，以爲不協，罷愈兵部侍郎。紳見帝，荷留愈亦復任。吏部長慶四年病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爲人性明銳，不妄詭隨，雖權門豪士，睜目不顧，慨然以興起名教。弘獎節義爲己任，與人交，不以榮悴少易。勸誘後進，多稱薦于時。往往知名。故凡經指授，皆稱韓門弟子。遇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卹其家。服鄭氏期喪以報。每言世所爲文，多爲

排偶所拘。而經誥之指歸。遷固之氣格。不復振起。遂一意深探。本始。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唐文自是一變。人莫能及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至他文造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一語。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亦不能效也。迄今文集盛行于世。子和亦登進士。史臣贊曰。唐興承南北剖分。文弊質窮。天下雖定。及是薰醲涵浸。殆百餘年。愈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僭障。隄末流。反利以樸。刻僞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苟况楊雄爲未淳。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宋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

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李翔字習之後魏僕射冲十世孫涼武昭王之裔貝州司法參軍楚金之子自幼勤學及長博雅好古從韓愈爲文尚氣質詞致渾厚見推當時登進士遷累校書郎京府司錄參軍元和初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建言史官紀事類不得實大抵人非大善惡皆資詢訪人不周知復取行狀家牒然多浮詞漫語溢情虛美自今但令指事直言如魏徵則記其諫爭語足爲正直段秀實記其擊賊事則爲忠烈格不合則不得受俵此上考功然後下太常定謚史館立傳則賢不肖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謂陛下卽位以來愼不廷臣誅叛賊刷五聖愾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救瀕膏



俘口夏候澄等。本賊過背。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賊。既得生還。轉相告語。賊衆莫不懷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一夕而成大功也。今歲關中不收。哀民下詔蠲賦十萬。羣臣動色。百姓歌樂。又不受韓弘女樂。出李宗爽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道師。臣愚不能盡識。謂陛下能行其所難。武德貞觀。不難及矣。今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避。改稅法。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厚邊兵。以制蕃戎。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陛下若何而不爲其所易乎。俄轉職方考功二員外郎。坐薦者李景儉。斥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復禮部郎中。爲人性峭鯁。論議無所屈。常面斥宰相李逢吉過失。不自安。移病出。爲廬州刺史。時旱疫。捐逋繫抑權豪。使以田占租。無得隱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

改中書舍人以薦栢書使滄州得罪左遷少府少監歷桂管湖南觀察使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諡曰文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務該務該生思思生岌蜀晉原尉岌生荆陝州司馬荆生漢登進士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嘗諫敬宗受波斯賈人獻沈香亭子材此何異瓊宮瑤臺又與同列薛延老入閣奏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宜出施行臣恐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勅有司稍存典故坐忤旨出之典元幕府文宗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本韓愈婿少師爲文長於古學其剛訐亦類之預修憲宗實錄爲李德裕所憎太和四年李宗閔作相轉兵部知制誥遷駕部郎中八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時李程爲左僕射上日儀注不定漢議按開元禮及六典並無左右僕射初

上丞及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御史中丞已下拜受之文不知此禮起自何日其僕射師長百寮一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員詡讓官表中一旬且尚書今是正長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亦無受拜禮正以皆在朝廷比肩同事惟聖主南面受拜今若禮數僭過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尚須釐革况中丞與殿中御史皆供奉官尤爲不可僭制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以下拜今並不行議者特是其言程時入省竟用舊儀尋歷禮戶吏三部侍郎宗閔得罪出爲邠州刺史再貶司馬俄徙絳州長史大中時拜宗正少卿卒弟澹洗潘子貺皆登進士潘大中初爲禮部侍郎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父庭玢崑山尉郊生而端序長而益謙色夷氣清可最而親隱居嵩山自稱處士與樊宗師善韓愈

一見爲忘形交與之唱和其爲詩劇目鉢心刃迎樓解神施鬼  
夜間見層山年五十始遊京師登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瓶不  
陵城林游榮路下皆稱水郊常往來水旁徘徊賦詩曹務多廢  
李翱分司洛中薦於留守鄭餘慶署水陸轉運判官試協律郎  
移鎮興元復奏爲軍謀試大理評事以暴疾卒年六十四其  
友張籍論曰貞卿先生李觀論其所作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  
顧二誦云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調補太祝轉國子助教隱秘  
書郎由太學博士轉司業歷水部員外郎中生不能爲古體詩  
多警策之句名於當代裴度令狐楚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韓  
愈尤賢重之爲人性詭激嘗責愈喜博然及爲駁雜之說論議  
好勝人不能著書明斥佛老若孟軻楊雄以垂世者愈答書見

集。中。稱。其。爲。黃。善。君。子。卒。有。集。七。卷。世。以。張。水。部。名。之。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爲陸渑尉仕至工部郎中爲人下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裴度辟爲留守判官度修福先寺將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胡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糴糶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三千字字三繳何遇我薄耶度曰不爲之才也笑而酬之

姚合宰相崇曾孫登元和進士調武功主簿以善詩號姚武功與馬戴費冠卿殷堯藩張籍遊賦詩酬和其得意句云一曰看除目終年損過心後歷官平萬年尉實應中入爲監察御史轉戶部員外郎遷授荆杭二州刺史入遷給事中復出爲陝虢觀察使開成末將秘書監有涵元集取王維等二十六人詩百篇

此詩中射鵬手也

王建字仲初潁州人大歷十年進士除渭南尉轉昭應丞大理寺丞太和中爲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友善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所作宮詞百首宗人王樞密以嘗識袖賦之劫以宮掖深遠何由得知建不能對復邀爲詩以贈其禍始脫沒後有集十卷

柳宗元字子厚高祖子夏徐州長史曾祖從裕滄州背池令祖祭湖廣德清令父鎮遇天寶亂率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徙家於吳上書肅宗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子儀湖方府三懸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後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始爲文章下筆構思璨若貝錦晚更卓偉精緻與古爲侔一時行輩咸推仰之登進士宏辭二科授校書郎調藍

田尉擢監察御史裏行王叔文章執節咸奇其才引內近禁與  
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會敗斥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  
馬年三十三既罹竄逐涉履疊瘴因自放山澤間其埋厄感鬱  
一寫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始居零陵龍興寺間坐法  
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過瀟水剪菹檫蕪搜奇選勝入冉溪  
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止臺榭總名曰愚  
谿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雅善蕭俛貽書言人生少六七十者  
近來日月漸覺益促大都不過數十寒暑是非榮辱又何足道  
又貽許孟容書深自咎責早歲以忠正信義爲志勤勤勉勉與  
堯舜孔子之道以利安元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強年少氣銳但  
欲一心直遂皆所自求矧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所以不能卽  
死亦有大故自以得姓而來代爲冢嗣尚未生子恐一旦填委

鴻壑質墜先緒又荒。阪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每春秋子立  
梓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  
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闕拜掃者四歲。又無子弟爲主。獨託村  
隣。頃來寔以益息。懼便毀傷松柏。務牧不禁。想田野道路士女  
徧滿。皂隸庸仆皆得上。父母丘隴。馬嘶夏畦之蹊。無不受子孫  
追養者。以是晝夜哀憤。又先人封殖城西田數頃。樹果數百株。  
今已荒蕪。恐似斬伐。家有賜書三千卷。存亡不可知。切繫心膈。  
以是當食不茹。辛鹹復思。古人無兄盜嫂。娶孤女。遇婦翁如管  
仲。匡章直不疑。劉寬皆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辛光史册。鄭詹  
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鹵。自期必免。  
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買生。  
斥逐。復召見。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



漢儒宗此皆壞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澗忍下  
才未技又嬰痼疾雖欲慷慨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  
於今必思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愧力  
薄志劣雖屢秉筆神志荒耗前後遺稿讀一傳過再三傳復復  
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思者終以  
才高愁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久汨之後文思益深凡居琴皮十  
年一泉石草木經其品題皆爲人所稱慕想其風流大凡文之  
藥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也元和十年例徙柳州刺史欲  
以易劉禹錫播州以改中止柳俗賈男女無異袁州亦與贛歸  
南方業進士者不遠數千里來從游一經指授爲文辭皆有法  
聲名蓋于一時號柳柳州有文集四十卷卒年四十七韓愈評  
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二子周六周七

纒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柳與永人懷  
之者爲立廟懸谿弁羅池愈因作羅池碑以記云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自稱漢景帝子中山王勝之後七代祖  
亮元魏冀州刺史由中山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世以儒學稱  
祖雲父淑仕歷州縣令佐禹錫登貞元進士宏辭二科精於古  
文多才麗名重一時僻淮南杜佑掌書記曲蒙禮異從入朝爲  
監察御史素善附麗叔文執誼輩待以相器引入禁中與圖議  
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判官頗怙威  
權中傷端士始宗元不喜中丞武元衡左授右庶子奏侍御史  
竇羣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卽日罷官韓皋素貴不肯親附出爲  
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恣重輕人士不敢指名但稱劉柳  
後斥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朗僻西南其地接夜郎風俗

珠匱舉曰無可與語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  
祠鼓唱徘徊其聲佻俚乃效屈原九歌作竹枝詞十餘篇以教  
巫祝至今武陵谿洞間悉歌其辭先時有詔回貶八人以犯衆  
怒雖更赦令輒不得原無何當道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叙用  
之悉補遠郡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復言不可止之久以落  
魄在湘沅間鬱悒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  
年等賦數篇其叙張曲江文集以九齡嘗言放臣不宜與善地  
悉徙五谿不毛處今讀其文自內職出始安有羣鴈之數罷政  
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  
必致醜惡然後快意哉其歧心失恕陰責最大以是他美莫贖  
卒以無後言皆感諷權近憾猶不釋久之召還欲任南省郎以  
作玄都觀詩語涉譏忿當路不喜復出爲播州刺史中丞裴度

言禹錫有母年八十餘播極遠必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  
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  
何可以此論度不復敢言無何帝復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事然  
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嘗奏記宰相言天下少士  
而不知養材之道是不耕而歎農夫之無餘也貞觀時學舍千  
二百區生徒三千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乃病無  
貴以給凡學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頌宮非今天下州縣  
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廟其禮不應古歷代無有是事竊觀武  
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兗州孔子廟  
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他如立五社玄宗與儒臣  
議罷牲牢薦酒脯李林甫不學使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  
爲令今以夔四縣釋奠所費榮之天下凡歲費不貲適資獻官

飾衣裳節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其牲牢衣幣  
畀所隸州縣并歸太學可以營學室且器用豐廢食增掌故以  
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其言亦不能用久之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  
觀詩序言始謫十年還京道土植桃甚盛樂如紅霞又十四年  
過之無復一存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其言詆切權近聞者  
益薄其行令分司東都雅爲裴度所知薦授禮部郎集賢殿直  
學士度罷復刺蘄州以政最賜金紫徙汝同二州再遷賓客分  
司終以恃才褊心不能久處初列年益晏假筵寡合但以文章  
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因集其詩以時無  
在其右者其鋒森然少敢當推爲詩豪獎許其警句如雪裏高  
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懸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

春以爲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子承雍亦登進士有才藻

樊宗師字紹述父澤三世皆以軍功顯獨宗師少力學多通解於辭於聲大有所得著春秋傳十五卷魁紀公樊子各三十卷雜文二百九十餘篇詩賦銘七百一十九然皆必出于已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韓愈稱其論議平正有經據文從字順皆薦其材間多奇滲難解目爲樊懣放恣縱橫無所紀極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出爲綿州刺史徙絳州民稱有治績爲人好施與不拘小節家素饒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或告不給頗且笑曰我道蓋如是也皆應曰啗後拜諫議大夫命下而卒

歐陽詹字行周晉江人家世皆仕本方州佐縣令徇於俗好不

樂北出仕宦及常袞罷相除觀察使擇秀民能誦書善文辭者  
加以禮遇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奇其秀出深加敬愛  
勸赴京師舉進士遂與韓愈李觀諸名士聯第闈人登第自詹  
始闈中諸生皆推服之聲名著于一時始爲國子監四門助教  
其平生事父母以孝待妻子以恩與朋友以信義其文章切深  
喜往復自道明辨切實讀未終篇知其於慈孝最隆也與愈友  
善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愈爲哀辭  
李翱爲作傳有徐晦者初舉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  
建觀察使語及詹必爲流涕從子桓字降之亦工文開成中  
登進士終劉從諫澤潞從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  
過其家賀賦高軒過授筆輒就如素所構二人大驚自是有名

爲人纖瘦通肩長指爪能疾書每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  
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先未立題及暮歸足成之日率如此母  
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  
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不就其辭尚奇詭所得皆  
驚邁絕去翰墨畦逕如崇巖峭壁萬仞嶮起當時無能效者樂  
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  
每譔著多爲所取去故世傳者少終太常協律郎年二十七

李益字君虞故相揆族子名與賀相埒勿一篇成樂工爭以賂  
求至征人歌早行篇云迴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天  
下苦施之圖繪然少有痲病多忌尅防閑妻妾苛嚴大曆四年  
登第辟幽州劉濟幕府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有十年不上望  
京樓之句名聞憲宗召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美多



陵忽士衆諫官因暴其詩語以爲怨望除秋俄復官遷右散騎  
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自叙其文多軍旅之思以世  
出涼國或軍中酒酣塞外兵寢投劍秉筆故懷於斯文率慷慨  
果屬意氣武勇有西州之遺風

吳武陵信州人擢第不應吳少陽辟與劉炯並直史館咸以才  
稱及元濟叛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畧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  
不必疑徒取逆名以珍物敗俗不可謂智平生親愛一日連累  
不可謂仁支屬磨滅先覓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內拘若檻梏  
常疑死于左右低回姑息不可謂明貞元時諸鎮專地不臣  
朝廷資以爵號榮顯者自謂得計元和以來赫然命將盡伏其  
辜日者張太尉厭勤自代田尚書知慮絕俗皆爲信臣足下所  
與獨齊趙耳以齊言之徐歷其首梁薄其異魏斬其脛滑斂其

應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所有。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以中山搏彘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敢以救人哉。僕聞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合德玄宗。罰無貸罪。賞無遺功。羣帥方且殲兵屯田。進窺房蔡。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耶。且人心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兒構。不若奉大君而勤官守。枕戈累。不若兼爵命而保胤嗣。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偪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僉其。何獨不為哉。三州至狹。萬國至廣。力不相侔。判然可知。

假使官軍百敗。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其左右前後成敵手也。矧諸侯之師咸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一旦變生肝腦。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醜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悞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又勸韓愈爲度謀。取中官所不快者爲監軍。歸所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令辨士特尺書。剗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未破以前。兩月自硤右望東南。氣如旗鼓。不昏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如盤蛇相交。走以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以應之。若以兵誘。洄曲守將一舉可奪其城。後多應其奇譎。若此。長慶初。擢戶部員外郎。竇易直判度支。令主北邊鹽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武陵諫。

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  
無輸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牒還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  
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所以不治在權不歸一鹽  
鐵度支一戶部事今三分其務西北邊院皆御史員外爲之始  
命若可信今又以郎中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不可信矣更歷旬  
月又以郎中爲不可信卽再易時歲明公之爲又豈可信乎况  
一使之建胥役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不寧誠欲邊隅  
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  
久之復除太學博士出爲忠州刺史改韶州德裕在位以賍賈  
潘州司戶叅軍卒有所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初與柳宗元  
俱謫永州論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宗元因以著  
貞符一篇及移柳州時武陵已北還裴度器之每爲度言宗元

無子今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其任使得  
優游江湖又遺孟簡書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殆半世矣  
靈碎電掣天怒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邪度  
未及用而宗元死

冊曰唐文三變韓柳著稱論道不同規過難憑特憐半世  
與罪爲朋我今百年莫與相競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十代孫六代祖燬兵部尚  
書爵昌平公曾祖延景岐州叅軍祖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  
舒王府長史稹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鄭夫人賢明暨兄幼養  
衣食不克夙夜強學母親爲教授聽悟絕人年十五擢明經第  
苦心爲文性復穎敏鋒銳二十四登進士乙科除校書郎二十  
八制舉居首授左拾遺內供奉憲宗初卽位臣下未有以言利

視聽者首獻教本書。鑒前叔文伍等之失。欲選正人爲東宮官。訓導太子。語多不錄。帝覽之甚悅。由是知無不言。又條上十事。一教太子。二封諸王。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羣臣。廣聽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諸人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游畷。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宰相憎之。出爲河南尉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專心糾違。不爲規避。使東川還分臺東都益厲風裁。當道怒其不庇親黨。坐以輕躁。貶江陵士曹參軍。荆南監軍崔渾峻甚禮。按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李絳崔羣皆論其在。量移通州司馬。與白居易來往。贈答爲詩。善狀風態物色。一時言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女至闕。因下里悉傳諷之流聞。闕下令狐楚自撰文宗雅知之語。以管覽製作所恨不多。請盡出所有。以豁予懷。稊因自見曰。稊初

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強山科試。及有罪謫。棄十餘年。來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日益月滋。其間感物寓意。祇可備臆警之風。辭直氣麤。不敢陳露於人間。以律體卑弱。格力不揚。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風情宛然。以多病未能也。江湖間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效。遂至支離褻淺之辭。皆目爲元和體。兼以同年白居易雅號攻詩。就中馳騫驅駕窮極聲韻。多或千言。少亦數百。以相投寄。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雄。自爾爲詩者。復相倣效。力或不足。至於顛倒重複。韻同意等。前後不殊。亦目爲元和詩體。司文者往往歸咎於稹。嘗以雕蟲小事不足自明。始聞相公記意累句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廈。輒寫古體歌詩。至百韻律詩二百首爲五卷。伏希搆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

於章句中櫟植椶櫚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遠迥不爲無用矣楚深稱賞穆宗在東官知其名如顏左右嘗誦歌詩以爲樂曲呼爲元才子元和十四年遇赦開釋有罪授膳部員外郎長慶初潭峻歸朝出連昌宮辭百餘篇奏御上大悅問今安在即日朱書轉祠部郎中進知制誥延英召對復賜緋朝議以爲特出中旨不開宰相薄之然辭誥所出戛然與古爲侔明切純厚大變近體由是極承恩顧寵獎彌深面授中書舍人充翰林承旨學士轉給事中嘗爲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中官以潭峻故爭與稟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刎頸相善裴度三疏言二人謀亂朝政帝迫於羣情罷爲工部侍郎而眷顧益隆長慶二年克排衆議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思立奇節以厭人心會故司空子頤子方于進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嘗



客燕趙間頗與廷湊克融賊黨通燕可以反間仍自捐家財資  
其行李稹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又間稹與度有隙誣告以爲  
結客刺度度轉神策中尉奏之詔三司使韓阜等訊鞠無驗而  
前謀盡露帝勑加保任罷爲同州刺史兼長春宮使諫官疏太  
輕心更憐之祇削使名在郡二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  
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月三四遊鏡  
湖秦望諷咏詩什動盈卷帙與副使竇鞏酬唱最多至今稱蘭  
亭絕唱凡居八年放意娛遊不修邊幅以贖貨聞太和初就加  
檢校禮部尚書入爲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乖公議郎官七人  
四年復除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暴疾而  
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子道護始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  
喪事有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雜文一百卷類集古今刑政

書三百卷

白居易字樂天六世祖建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有功十時賜  
田韓城子孫家焉後徙下邳五世祖士通唐利州都督高祖志  
善尚衣奉御曾祖溫都官郎中祖鎰酸棗鞏二縣令父季庚建  
中初爲彭城令嘗說李洧歸國授朝散大夫徐州別駕兼徐泗  
觀察判官歷衢襄二州卒自鎰始世教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居  
易少敏悟工文章未冠以文謁顧况稱許之曰吾謂斯文遂絕  
今復得于貞元中擢進士甲科補校書郎元和初對制策乙等  
調整厓尉爲集賢校理文辭富艷尤精於詩所著凡數十百篇  
皆意在規諷箴時之病補政之缺往往流聞禁中憲宗方納諫  
思理渴聞謠言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自以逢時非  
次授擢欲罄平生獻疏言拾遺之職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

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原其本  
意大凡人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  
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故拾遺之制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  
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  
然後能有關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  
言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上納之與元稹  
素善切諫稹貶有三不可不報四年旱甚建言乞盡免江淮兩  
賦以救荒瘠且多出宮人上頗采納于頔入朝獻歌舞內人勸  
上不如歸之無令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爲魏徵孫贖故第  
言昔太宗輟小殿材所成陛下宜贖以賜不可令師道掠美帝  
皆從之河東王錡誅求羨財以獻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恐諸  
道聞之哀割生人以求所欲不可復制又孫壽以禁衛勞擢鳳

翔節慶而張奉國平李錡有功。鑿金吾將軍居易請罷。齊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闔鄉獄。更三赦。父死。妻嫁。無償。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吐突承璀加諸軍招討。諫以四方聞之。必輕朝廷。陛下忍令後世受作備之名。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復上言四害。帝以諭執疆。頗不悅。語李絳必斥之。絳奏居易以陛下親擢。所以報恩。若黜之。非所以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請便養。兼京兆戶曹參軍。丁母陳夫人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請亟追捕殺武元衡盜刷朝廷。耻宰相嫌其出位。假以人言賦詩。不爲母諱。貶江州司馬。與元稹稱咏贈答。因論作文大旨曰。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

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余始生六七月。乳母抱弄指示之。無二字。雖百十不差。知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苦志進士業。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科試。亦不廢詩。當時見者。雖稱爲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十年之間。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邇來檢討新舊詩。謂之勸諭。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獨善之義也。其餘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

後人始貴之。時多信其自叙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  
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虢人箴以諷。文載舊史。俄  
轉中書舍人。命持節魏博。宣諭田布遺孀。不受深州圍。急上言  
兵多則難用。將聚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  
境。以省費餉。每遣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之。光顏故有鳳翔  
徐滑河陽陳許軍四萬。可徑薄賊。開弓商榷路。解深州圍。還裴  
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乘隙夾攻之。皆奏不聽。旬外爲  
杭州刺史。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  
之以左庶子分司。東都移蘓州病。免。文宗立。召爲秘書監。遷刑  
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連授太子賓客。分司。俄拜河南尹。  
開成初。改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  
平年七十三。贈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當二李黨興。權勢震赫。

終不附離。惟放意。文酒完飾。自高。復當擢用。皆幼君偃蹇。益不

合。遂無意功名。與弟行簡敏中友。受所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  
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號醉吟先生。仍自作傳。晚慕佛法。經  
月不茹葷。稱香山居士。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嘗與胡杲  
吉叟鄭據劉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人。慕之。繪  
爲九老圖。復與劉禹錫酬咏。齊名號劉白。有文集七十五卷。經  
史事類三十卷。無子。以姪孫嗣。至敏中爲相。請諡曰文拾第。爲  
佛寺。東都江州人。皆爲立祠。行簡字知退。敏而有辭。後學尚  
慕詩賦。尤稱精密。擢進士。辟盧坦劍南東川府入朝。授左拾遺。  
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終郎中。有文集十卷。

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尤苦心書藝。元和初。授  
校書郎。李聽辟夏州掌書記。穆宗嘗於佛寺見其筆蹟。愛之。因

入奏事卽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  
問以用筆何由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時上政僻知  
其筆諫改容謝之歷敬宗朝咸侍禁中兄公綽以爲頗類工祝  
致書宰相宗閔願改散秩遂歷右司司封兵部三郎中兼弘文  
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仍充書詔學士每浴堂召  
對必繼以燭語猶未盡從幸未央苑中駐輦謂今春邊士已給  
春衣卿可賀我以詩迫其口進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春未得  
歸皇恩思報處春日得春云詞婉切而麗上悅激賞久之又於  
便殿與學士大臣同對語及漢文帝恭儉帝舉衣袂曰已經濟  
漚者三衆皆贊咏儉德雅公權無言帝留問之對曰方今急務  
要在收斂權綱無使下移進賢退奸納諫評野賞罰服幹漚衣  
乃小節耳周鼎在列爲之股慄帝見其辭氣不可奪謂曰故事



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裁屈爲諫議大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帝問近日外議何如對曰自郭皎除授物議頗有賊否帝曰皎尚父從子皇太后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對曰以皎勲德攸宜外人祇言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未知信否帝曰誠有之然入宮本參太后非爲獻也公權曰瓜李嫌疑何能戶曉因引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卽令南內使張日華送還之其忠言匡益類此俄遷學士承旨武宗卽位罷授右散騎常侍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引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爲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居三二品班三十年又進少卿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生平博貫經術尤

精左氏傳國語毛詩尚書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十百言其書法初效王氏諸人後遍閱近代體勢勁媚自成一家嘗因夏日文宗召與學士丁衷等五人聯句帝獨以爲辭清意足命題於殿壁蓋徑五寸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宣宗召至御座前授以三紙令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書真行草三體凡二十九字帝尤奇愛賜錦彩銀器其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佛鍾王歐虞褚陸諸體尤稱得意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其手筆以爲不孝外莫入貢多別署貨貝以購柳軒所積鉅萬多爲主藏豎所竊惟筆硯別畫自扇鏤之常評硯以青州石墨易冷未爲第一絳州黑硯次之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云聞樂令人駭息故也

杜牧字牧之字輔佑孫從郁之子善屬文爲阿房宮賦人所傳

誦吳武陵薦於典貢崔郾請以第一人處之登進士制策二科授大理評事表沈傳師江西團練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掌書記擢監察御史陞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二術復失山東所繫天下輕重嫌言不當位名爲罪言其畧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太廣離爲幽并總屬山東程其水土與河南常重十三故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種本兵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兵所以恆強天下詳往聖立名初意謂恃強不循理冀他日必破弱又冀其復強大也并者力足以并吞也幽者幽陰慘殺之義自黃帝起帝王多居其地蚩尤始爲兵階以後齊霸非一世晉常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劇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郾魏武舉官

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至宋武號英雄得獨與關中盡有天下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塞。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隋文非宋武敵也。以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由此言之。山東不得王不得爲王。霸不得爲霸。乃使猾賊得之。豈不爲天下亂耶。天寶禍起李郭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盡天下力不得尺寸。因此哇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目以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委四。莫日熾。天子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瀚衣一肉不敗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惟山東不服。一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怙泰耶。抑人謀之未至耶。今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然不得山東兵不

可去。及今上策莫先自治。夫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盟津襄鄧安黃壽春十餘所皆戍厚兵纔足自護實不敢輟一人以他使致我力解勢弛熟視不批者無可奈何。階此獨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百城耳。較之往年土地人戶財物用兵豈不綽綽乎。然而法令制度品式條章賢才搜選姦惡拾置并障戍車馬鎮守干戈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皆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賊爲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非謂其地強大以其地形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又烏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爲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孟津一百五十

聖陣壘相望。朝駕暮戰。賊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問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叛。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誅滄頰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誅趙。罪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最下策。為浚賊不計地勢。不審攻守。夫兵多粟多。賊人使賊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賊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習見。皆為叛之事。以為正當如此。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破。以此為俗。豈可與爭勝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郝士美在先。繼以杜叔良。李聽。皆食盡且下。得食復振。故曰最下策也。李德裕素奇其才。遷左補闕。兼史館。修撰。歷膳部司勳。二員外郎。會昌中。黠曼斯破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前代出塞常

以秋冬其時正當弓勁馬肥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酒泉步兵出其意外一舉可滅德裕善之會劉祺拒命復移書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百里用萬人爲壘望其口深壁勿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南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率留兵就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遲也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歷黃池睦湖四州刺史入除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爲人剛直有奇節自負經濟材畧不爲觀覲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少與李甘李中敏宋劄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有樊川集二十卷并注孫武子十三篇其於詩情致

蘇適人號小杜以別杜甫子德祥官至丞郎有妾嫁池州士人杜筠生子荀鶴字彥之早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權節時危勢異復還舊山宣州田頔重之頔起兵陰令通問大梁朱溫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有唐風集三卷天祐初卒弟顓字勝之文與牧相上下舉進士授秘書正字奏爲浙西賓佐時德裕方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太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自少病日以喪明卒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銳佐李抱真爲澤潞從事終給事中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未來事銳館之於家辭去曰我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爲志及咸生果有黑子卽以盧老字之既冠長于歌詩棲心高尚志在林



整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或遇風景晴明花朝月夕吟意恹  
適必悽愴霽襟肯趣高奇名流墜地登進士宏詞二科鄭餘慶  
李夷簡咸辟賓佐待如師友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  
重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自與元隨表入覲李逢吉陰  
共劉栖楚駕肩排度朝士持兩端者曰擁度門栖楚外作側媚  
之態曲躬耳語以求度懼戚嫉之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詬人  
瞬耳度笑而飲之其直諫若此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晝與賓僚痛飲夜閱簿  
領剖判決斷無毫釐差繆胥吏服以爲神入爲右散騎常侍至  
秘書監卒有文集二十卷

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登貞元進士太和中爲河中少尹入拜  
省郎與白樂天元微之唱和稱其善叙事理常以三刀夢益州

一箭取遼城得名故樂天贈詩有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  
深有故情又云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卒後有集  
一卷

許渾字仲晦丹陽人宰相圉師後登太和進士爲太平縣令後  
辟監察御史歷睦郢二州刺史以疾乞歸有丁卯集二卷韋莊  
評其字字清新句句奇特可比十斛明珠稱量不盡也

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工書善音律喜急就章裴休觀察湖南  
厚延致之大中間以處士詣闕上表并進詩三百篇宰相崔鉉  
除弘文館校書郎後歸岑陽經二妃廟題詩云黃陵廟前春已  
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歸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題罷  
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果卒先是嘗與長沙王璘相  
遇嶽麓寺齊詞學宮贈羣玉待之愛問汝何人答曰日試萬言

王璘乃請與聯句璘略不佇思坐上始屈璘後忤宰相路巖不第放歸以終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人世勣裔孫曾祖叔恒登第終安陽令祖備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文弱冠以所業干令狐楚悅其奇雋特禮貌之令與諸子遊署爲汴州巡官給資裝隨計上邠登進士授校書郎調弘農尉又中書判拔萃河陽王茂元愛其才辟掌書記擢侍御史因妻以女宗閔黨惡茂元德裕所厚不調久之更依桂州鄭亞以爲觀察判官權水部員外郎令狐綯復惡其背父援引之恩放利倫合其排逐之大中三年入朝京尹盧弘正奏署掾曹典歲奏從鎮徐州爲掌書記府罷復干綯補太學博士辟柳仲郢劍南東川節度判官終於工部郎中生平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誅奠之辭初爲文瑰邁奇

古不喜偶對以楚善章奏得其指授自是始爲今體凡僂偶有  
長短而繁縟過之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自稱  
玉溪子有樊南甲乙集各二卷長於律詩詠史尤精當時號西  
崑體弟彥叟亦進士累爲賓佐

溫庭筠彥叟孫本名岐字飛卿少穎敏才思鋒麗苦心硯席  
長於詩賦韻格清拔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父手而成八韻  
遂以八父爲名與李商隱聯對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卽  
應聲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又金步搖對玉條脫白頭公對  
蒼耳子京師人士翕然推之號稱溫李然士行塵雜不涉邊幅  
多爲側詞艷曲逐絃吹之音與貴胄無賴藉博冊醉素以無行  
爲舉人假手因是不第大中末上書干言授隋縣尉嘗譏宰相  
令狐綯無學不得進轉方城令徐商鎮襄陽署爲巡官復依商

揚州不得意卒有集五卷  
淡南真纂十卷并握蘭金荃等集並  
傳于時子憲進士 弟庭皓亦有文名咸通中從事徐州龐勳  
逐崔彥魯者爲表求節鉞不從被害詔贈兵部郎中

唐彥謙字茂業祖次父持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  
音樂博飲之技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師溫廷筠得其  
清峭遭亂不第辟王重榮河中從事歷磁絳澄三州刺史重榮  
敗貶漢中掾曹楊守亮復署判官至副使復刺開壁二郡卒有  
詩數百篇號鹿門先生集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故永州刺史之子幼有名譽司空圖  
見而奇之撫其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遊舉場十六年著述千  
餘首薛能李頎不以晚輩見待僖宗光啓二年登第授鄆縣尉  
乾寧中爲都官郎中退歸仰山書堂卒有宜陽集三卷時上幸

三峯朝謁多暇寓止雲臺道舍拾墜補遺爲詩歌三百首既成名爲雲臺編多傳誦之

胡曾長沙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高駢鎮蜀辟爲掌書記時南蠻飛一木夾欲借錦江飲馬曾以檄報之謀遂折王衍宴飲無度作詩諷之衍怒罷宴有詠史詩一卷安定集十卷行世

李頴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建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善屬辭尤長於詩師事姚合有集十卷不遠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挹以女妻之擢進士調秘書郎爲南陵主簿再列入等遷武功令有神策士尚君慶通賦不納肆暴閭里頴密擿此伍與競伺叩縣廷質卽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屏息一縣大治方歲饑頴發官倉庸民浚渠按六門廢堰故道斷水溉田年穀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

法不阿累都官員外郎建州刺史會亂多盜頽治以禮法更布  
條教民賴以安俄卒于官父老相與扶柩塋永樂州爲立廟黎  
山歲祀之至宋錫王封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容貌寢陋隱居池州梅根浦號江東生  
工詩長於詠物爲宰相鄭畋李蔚所知光啓中錢鏐厚禮之辟  
爲錢塘令懼其加害不得已就之後歷節度判官副使朱溫召  
爲諫議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學隱爲詩與通譜系自號其  
文爲偷江東集表授給事中令狐綯子漪登第隱以詩賀綯喜  
曰吾不喜瀉登第喜得隱詩耳其爲人所重如此年八十餘卒  
有甲乙集十卷從父則爲鹽鐵小吏生二子鄴虬鄴尤工七言  
詩虬詞藻富贍與齊名世號三羅然隱才雄而疎鄴才清而緻  
遭亂仕皆不顯

冊曰元和再盛氣象將闔元白奮蹊天地溲落而今而後  
同歸大莫



弘簡錄卷五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唐十一之一忠節

劉感

王行敏

盧士叙  
李玄通

羅士信

李育德

李公逸  
張善相

敬君弘

高報

子仲舒  
妻秦氏

許欽寂

弟欽  
明

成三朗

尹元貞

王孝傑

蘇安恒

俞文  
俊

安金藏

王同皎

孫潘燕欽  
融郎岌

顏真卿

從兄果卿春卿從  
子果明袁履謙

賈循

父會從  
子隱林

張巡

許遠

南霁雲雷萬春姚開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武德初為驃騎

將軍鎮涇州薛仁果舉兵圍之嬰城拒守會城中糧盡殺所乘

馬分啖將士衆感泣以馬汁和木屑吞之舉無降意城將陷值

長平王叔良來救賊乃解去復與叔良出戰為賊所執還再圍城舉感至城下令語城中授軍已敗徒守何益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偽諾至乃大呼曰賊大護亾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城中勿憂各宜勉以忠節仁果大怒開窟埋半身土中環而射之至死聲色益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追爵平原郡公食二千戶諡忠壯詔子襲封賜以田宅

王行敏奔州樂平人隋末為盜歸高祖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寇奔州上黨取長子壺關刺史郭子武儒不支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會有告其謀反遂斬之賊圍悉儲侍空乏州民陳正謙素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人乃自奮賊去後收寶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又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為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

不語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性陛下知之。帝聞而痛悼。又有

盧士弼者，與高祖舊。隋亂，客韓城，結納英豪，聞義師起，率衆數百上謁汾陰，使兄子論降。劇賊孫華又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糧累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士弼率衆拒戰，衆見親屬，皆無鬪志。乃潰，士弼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叔。又藍田人李玄通爲隋鷹揚郎將，率所部歸義，拜定州總管，亦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用爲將。適曰：吾荷國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致陷敗。當守臣節，以忠報上，烏能降志？臣賊耶，而不受囚之故，吏有餽餉者，縱飲一醉，給執刀守者曰：吾能舞劍，可試一觀。守者借與之，乃慷慨悲歌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面目存息世間耶？潰腹而死。帝聞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其人軀短而悍大業中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寇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討擊士信年十四請自効須陁視其形容疑不勝甲士信怒請被重鎧具左右轡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維水上陁擿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斬一首擲於空中以矛承之賊以器障賊皆披靡無敢充因而奮擊賊衆大潰每斬一級輒取其鼻納懷中陁還爲驗須陁歎賞卽以所乘馬遺之自後凡戰必從須陁先登以爲常煬帝遣使圖其狀上于內史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素相結好仁基卒爲出財斂塗北邙期異日我死當墓共側俄署總管卽統所部討王世充躍馬突進身被重創見獲世充愛其驍勇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又得郟元真等稍見疏斥乃率所部千餘家降拜陝州道行軍總管每與世充戰出爲先鋒入爲

殿後有獲悉散戲下脫衣解馬無吝以故士咸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不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怒夜伏甲遣人携婦女嬰兒啼譟堡下詐言自東都來投羅總管堡兵開門追掠伏兵入屠之無類東都平授絳州總管封鄴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得洛水一城卽命據守賊悉衆攻之會大雪救兵不得進城陷被執黑闥聞其勇欲用之詞色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諡曰勇如所志塋焉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世爲名臣家富于財僮奴指千天下方亂私完菴甲保武陟城人多從之推以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附亾與柳燮等歸李密僞署總管密破來降授陟州刺史兄厚德復被賊執許以招育德得不死賊帥段太師囚之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謹與州人賈慈行密謀逐賊慈

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掩羣囚謀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太師絕城走卽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攻賊拔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兄弟皆沒時有李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邕丘以義勇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卽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世辨將徐毫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城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邏送洛陽世充問以越鄭臣唐其事可怪答曰今之天下惟聞有唐不聞有鄭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又襄城人張善相大業末爲里長督鄉兵迹盜爲衆附賴遂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卽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

臣當效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執馬賊見殺。高祖聞之，嘆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冊曰：煬帝罪言誅刑最慘，江都禍敗，獨夫破膽，士氣消磨，不存一線，曷怪唐興無忠義俾。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高曾孫。武德中，爲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守玄武門，加授雲麾將軍。建成既死，左右皆散走，獨君弘挺身出戰，其部下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兪遇害。太宗卽位，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各官其子。

高叔雍，州萬年人，祖頰，隋左僕射。父表仁，穀州刺史。叔少擢明

經遷通義令有治績人刻石載德累官至桂州都督加銀青光祿大夫轉趙州刺史封平章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來寇散嬰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圍急潛謀應賊散覺之自殺不殊俄而城陷與妻秦氏俱被執默啜出寶帶異袍加其身更令招諭諸縣未降者散目視秦秦曰夫受天子恩當死報賊官爵何足榮遂瞑目不語賊知不可奪皆殺之則天聞而歎息下制誅波若家口籍沒贈散冬官尚書諡曰節妻封國夫人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詒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與同僚崔琳深遠政理侍郎蘇頌每詢訪故事嘗語人曰故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何所疑後終太子右庶子

許欽寂與弟欽明俱紹孫萬歲通天元年欽寂襲祖爵爲夔府



長史值拜丹入寇詔爲隴山軍討擊副使戰于崇州爲鹵所禽賊方圍安東脅令說蜀城未下者適都護裴玄珪巡城下欽寂大呼狂賊天殃朝夕當滅幸謹守勦兵以全忠節賊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斬州刺史諡曰忠錄子輔軋左監門衛中候仍爲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欽明亦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封鹽山郡公萬歲通天中出爲涼州都督授金紫光祿大夫嘗輕騎按部會默啜兵數萬奄至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脅與偕至靈州使說城中早降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至城下欲逼城內選將出兵乘夜襲賊恐賊覺之乃爲隱語聚城大呼曰有美薄乎有良藥乎急用快乞一枝城中無寤之者遂見害一時兄弟皆死王事世莫不嗟異之成三朗幽州漁陽人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從李孝逸討徐敬

業以爲前鋒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賊黨唐之奇  
給衆以爲李孝逸三郎大呼我是果毅三郎不是將軍李逸官  
軍已圍爾數重爾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沒終  
不及我之奇怒斬之後贈左監門將軍諡曰勇 又有尹元貞  
者瀛州河間人爲曲阿令聞敬業攻陷潤州率兵赴官軍戰敗  
被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已將加任用元貞詞色慷慨竟不  
之屈尋遇害贈潤州刺史諡曰壯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累至副總管從聖審  
禮討吐蕃爲所執贊普以貌類其父得不死居敵中久悉其虛  
實武后時還爲右鷹揚衛將軍長壽元年拜武威道總管與阿  
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后嘉之胡近臣  
曰昔貞觀中四鎮皆屬朝廷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

復孝傑功也遷左衛大將軍明年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  
品封清源縣男謚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官  
過天中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叛詔起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  
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遇敵道隘賊衆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  
整陣與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不至爲賊所乘軍潰孝傑墮谷  
死士相蹂且盡時張說爲節度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死深入  
以少當衆雖收功猶可錄乃贈特進追封愷國公錄子無擇爲  
朝散大夫後至左驍衛將軍遣使者斬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爲人博學善文明周禮春秋左氏傳性鯁  
直忠讜自任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武后曰陛下欽先皇之顧託  
受嗣聖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思虞舜褒裳周公復  
辟事乎今太子孝敬春秋旣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於陛下之

身又不但如大禹之親族。成王之猶子也。且陛下年德既臻。機務殷重。浩蕩心神。何不自怡聖體。自昔明王之理天下。不見二姓而俱王者。今果定河內建昌。金得封蔭。而皇孫二十餘反。無寸土。恐千秋萬歲後。未爲長策。請退諸武。就公侯位。任以闕散。而用要衝都督府。分王諸孫。縱年尚幼小。未閑養人之術。請擇立師傅。養成孝敬之道。他日夾輔藩屏。豈不美哉。疏奏后。召見賜食。慰諭遣之。長安二年。又疏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執。烈士之過。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驩兜在其間。阻骨肉之恩。傷子母之愛。聖情以運祚。將喪極斯大節。天下謂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今年在。意倦忠言。莫進。姦佞成朋。羸狄紛擾。屠害黎庶。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有隋失馭。親事戎參。削平寓縣。龍踐宸極。歎

血指河。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自坤乘輿。實唐舊基。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特貪竇位。以枉神聽。將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移風易俗乎。又何施顏面。以見唐家宗廟。謝大帝。寶陵乎。誠能高揖撥務。自恬聖躬。無致鐘鳴漏盡。物極罷滯。後日國史書之。樂府歌之。斯爲盛事。臣誠不惜一朝之命。欲安萬乘之國。陛下若以爲忠。則稍輟萬機。擇是而用。若以爲不忠。斯取臣頭。以令天下。疏奏不納。明年張易之兄弟構魏元忠。安恒抗疏申理。曰。臣聞有含天下之量。而後能進天下之善。有濟天下之心。而後能除天下之惡。若爲君上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冤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總萬機。博採謀猷。傷求俊乂。故海內仰爲明王。暮年怠於政教。讒佞結黨。水火成災。邪正莫辨。訴訟含冤。豈陛下昔

是今非蓋居安而忘危也。臣竊見魏元忠廉直有聞位居宰輔履忠正之基者用爲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若仇讐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自當飲冰懷懼酌水思清風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謂谿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馬先害忠而損善元忠必無不順之言易之乃有交亂之意自其下獄之後忠臣烈士撫髀竊嘆鉗口而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受戮而虛死耳。今蕃奚強盛徵斂煩重萬姓不勝其弊又聞禁錮良善刑賞失中恐遐邇生變四裔因之窺覘得失爲邊郡之患百姓因之結聚義兵除君側之惡逐鹿叩關爭鋒問罪陛下卽何事以謝之臣願收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若易之等佞臣陛下縱不能斬請奪其榮寵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疏奏易之等怒欲遣客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

魏知古等保護得免。神龍初，爲集賢館內教。武三思誣以預飾  
愍太子之謀，下獄死。睿宗知其冤，贈諫議大夫。又命文俊荆  
州江陵人。載初間，新豐因風雷山移，奸人奏以爲瑞。武后信之，  
改名慶山。四方非賀文俊詣闕上書，臣聞天氣不和，寒暑併人，  
氣不和，疠發生，地氣不和，地旱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  
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乃今號稱慶山，臣以爲非慶也。  
臣愚謂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隨至。后大怒，流于  
嶺外，爲六道使所殺。

冊曰：安恒三言。文俊一疏，雖知無益，自奮不顧，思存天理，  
以康國步。

安金藏，長安人。隸太常工籍。天后稱制，號睿宗，爲皇嗣，禁人私  
謁。白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死後，公卿以下不復得見。惟

工優給使得進長壽二年有誣告皇嗣異謀者后召來俊臣問  
狀左右畏其楚毒爭欲引服惟金藏確然無譟大呼謂俊臣曰  
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之不反也即引刀自刺腸出被  
地因眩而仆后聞大驚令與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胃視桑扈統  
之閔女始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  
詔停獄并宗始獲安當是時朝野士人無貴賤大小合辭稱其  
誼咸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塋南闕口廬于墓側營築晝  
夜弗息地本即燥泉忽湧流李冬有華鹿兔馴擾本道使盧懷  
慎上其事表闕于閻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卽位下詔  
褒獎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仍錄其名奏華  
二山以示不磨壽終令配饗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諡  
曰忠錄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



謝德

王同皎瑯琊人徙相州安陽曾祖寬陳侍中駙馬都尉同皎再  
尚中宗女安定郡主授朝散郎太子典膳桓彥範等謀誅二張  
遣卽東宮迎中宗請曰逆豎反常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  
刻期定亂須殿下速臨以係衆望太子辭以上方不豫無乃不  
可同皎曰將柑毀家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耶太子尚  
猶家乃與李湛李多祚扶擁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因奏太  
后誅易之等狀帝復辟主進封公主攝同皎駙馬都尉右千牛  
將軍封琅邪郡公寶封戶五百俄遷光祿卿神龍二年復與張  
仲之祖延慶周憬謀須武后靈駕發引伏弩殺武三思會延慶  
妻乃宋之憑外妹心厚之不疑之憑子禁得其實密告三思卽  
遣冉祖雍李悅上惡變反言同皎擁兵欲廢皇后帝不察遂大

怒命斬於都亭驛籍其家臨刑神色不變天下寃之仲之延慶  
皆死憬遁入比干廟自劓禱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  
乎今左右懸吾頭國門立見奸臣之敗也無幾太子重俊果誅  
三思睿宗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俊等被誅先是許州司戶  
叅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并發其逆節時已萌露后怒  
勸中宗召至于廷面問其事詞旨挺直初無隱諱帝怒命杖之  
宗楚客私令衛士加刃致死憬壽春欽融偃師人又博陵人郎  
岷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及是一併制下俱贈諫議大夫備禮  
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孫潛字弘志幼  
莊重不喜弄補千牛備身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工咸不戒而辦  
吏有籍名北軍騎隋不事者悉奏罷之遷左散騎常侍憲宗知  
其善職拜涇原節度使至卽繕壁壘構高榭倚粟兵利令嚴引

師自原州踰硤石取蕃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復琅邪故封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榜之閭里殺尤縱者課士習射分三等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太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冊曰天柱將領忠奮賤工地維又缺貴倖旋折堂堂士人無一顯名欽融郎岌畧見二生

顏真卿字清臣五世從祖師古真卿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盡孝開元中登進士制舉二科調醴泉尉遷監察御史使河隴值天久旱立決五原冤獄乃兩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塋廢棄終身遷殿中侍御史奏中丞宋渾乃名臣後吉溫以私怨構謫賀州請復之以不附楊國忠諷中丞將列奏爲東都採訪判官轉武部員

外郎出爲平原太守知祿山萌逆陽託霖雨增卑濟隍陰料才壯儲詹廩祿山易其書生初不虞之無幾果反移牒真卿令以兵防河津博平太守張獻直副之時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方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命益募兵加以靜塞卒三千旬日得萬餘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咸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司馬李正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鄆郡太守王勣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奕將清首徇河北真卿畏駭衆亟斬子光給語將曰吾素識三人首皆非是令藏之私爲位以

吳時從兄常山太守臬卿斬賊將李欽湊等同日十七郡自歸  
推真卿爲盟主有兵二十萬橫絕燕趙就加戶部侍郎佐李光  
弼討賊乃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買載沈震爲判官俄拜河北  
招討採訪使適清河太守使客李粵來乞師年方二十餘勇而  
有謀語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倡大盟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實  
西鄰有江淮租布計其積三倍平原士卒亦加一倍公因而撫  
有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善之爲出兵六千一  
郡獲全復問何以教我粵曰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  
行而東將出嚙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  
以勁兵披嚙口出王師使討鄴與幽陵公合平原清河十萬衆  
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堅壁勿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  
真卿然之乃移檄清河等郡遣李擇交和琳徐浩與平原令范

冬馥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大敗袁知泰將白嗣深乙舒蒙等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來絕平原救兵夷卿懼不敵以書招進明讓以招討使名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游遺軍資十餘萬以十歲子獻爲質遣使齎蠟表赴靈武肅宗拜工部尚書粵又勸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不乏祿山遣思明子奇悉攻河北諸郡饒陽景城河間樂安相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疑不可復振乃謀於衆曰賊方銳不可與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之得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渡河而南開關至鳳翔謁帝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雖草昧繩治如平日劾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朝儀不肅被斥又諭廣平王出兵辭曰當闕而趨都虞候管崇嗣先王上

馬上下肅然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復兩京太尉祝文署嗣皇  
帝奏以上皇在蜀不可遽改之帝稱爲違識又言春秋新宮災  
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  
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例封丹陽  
縣子御史唐晏劾貶饒州軋元二年轉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  
度使豫飭戰備以防劉展召爲刑部侍郎上皇遷西宮首率百  
官上表起居李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吏部尚書遷  
右丞帝自陝還請先謁陵廟然後入宮元載以爲廷謝以用捨  
在公言者何罪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拜刑部尚  
書知省事加封魯郡公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請自今凡欲  
論事皆先白長官轉白宰相詳其可否方許上聞疏奏諸司長  
官皆朝廷腹心郎官御史又陛下耳目事無巨細皆得專達或

遇出使四方。民情土俗。皆俾訪察。此古明目達聰之任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昔太宗勤勞庶政。恐無門籍者有。懸奏令司門引對。不得闕礙。以防壅蔽。天寶後。李林甫誤國。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疏上。中外爭寫騰。亦乃假以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歷吏刑二部尚書。帝崩。爲禮儀使。自以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典法之湮放者。因奏列聖諡號文字。繁多。請以初諡爲定。兵部侍郎袁修妄議陵廟玉冊。不可輕改。不知玉冊皆刻。初諡坐是罷之。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



太子少師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罷使將逐之真卿往見杞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不釋會李希烈陷汝州建議真卿四方所信若遣往諭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悉失一元老貽朝廷密表固留河南尹鄭叔則又勸止之答曰君命可避乎卒往宣詔會希烈養子數百拔刃爭進將食之真卿顏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令上疏雪罪罷兵真卿不從乃詐遣兄子顏峴與從吏繼請德宗不報復遣李元平來說叱之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願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他日大會使俱優在前斥侮朝廷真卿拂衣而起怒詔曰公人臣奈何如是希烈慚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語希烈曰衆聞太師名德已久今方議建大號欲求

宰相孰有先之者真卿叱曰若等聞吾兄蘇常山否雖被賊執  
詬不絕口吾年幾八十守節死而後已豈愛鼠輩脅耶自是不  
敢出口惟以兵拘守柵方丈坎於廷示將阬之怡然曰死生分  
也何多爲計賊奪張伯儀旌節并首級傳示真卿大慟投地會  
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被殺遂送於  
蔡州龍興寺自度必死預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  
此吾殯所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所記諸侯朝  
覲禮耳德宗復京師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  
廷語以不屈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會因朱泚黨  
誅賊弟希倩遂發怒使閹奴等害之傳言有詔賜死真卿北向  
再拜曰老臣無狀罪應死但問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  
梁來馬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繼年七十六三軍皆慟嗣曹王

報聞之泣下。爲表其大節。事平子頽頽。喪還。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生平善正草書。筆力遒婉。爲世所貴。其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正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獨曰魯公。始招起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後皆有功。貞元六年。赦書授。顯五品正官。開成初。文宗詔會孫弘式爲同州參軍。泉卿字所會。祖勤。禮。崇文館學士。祖甫。曹王侍讀。父元孫。番拱。開。登第。策文瑰俊。考功郎。劉奇拔冠多士。歷長安尉。太子舍人。終漳州刺史。泉卿。蔭調。遠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敏。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暉卿。並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祿山採訪兩河。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及聞舉兵。赴闕。與長史袁履謙迎謁。賜以緋紫袍服。令與假子李欽湊。

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以示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卽與  
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討賊杲卿稱疾陽不事事委  
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并子安平尉泉明往返計謀陰  
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接遣賈循取幽州謀泄被殺適真卿遣  
甥盧逖來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與相犄角挫賊西鋒矯  
稱賊命召欽湊計事伺其夜寢辭以城門嚴禁舍之外郵使履  
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勞飲旣醉斬之并其將潘  
惟慎投尸漳沱河又使藁城尉崔安石圖賊將高逸時逸召兵  
范陽是夜至滿城安石紿以置酒虔叱吏縛之何千年自趙來  
虔又執之卽遣萬德等傳欽湊首并械兩賊送京師玄宗擢杲  
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乃共收兵練卒  
傳檄河北揚言朝廷以榮王爲元帥與哥舒翰兵二十萬入土

門乃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  
至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  
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郡諸郡仍復自  
固顏氏兵大振祿山至陝聞之而懼使思明等率平盧兵渡河  
晝夜攻常山蔡希德自懷來會王承業欲自以爲功擁兵不救  
糧竭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被執使降不從加刃少子季明  
頸上亦不答遂并盧遼殺之送臬卿至洛陽祿山面數之曰何  
所負背我臬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廝竊荷恩寵天子負  
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萬斷乃從爾反  
耶賊不勝忿糾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誓不絕賊鈔斷其  
舌乃舍柙而絕年六十五履謙被斷手足鬻之見者垂泣於是  
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爲賊守張通幽

以兄相賊。潛於楊國忠。故不加贈。真卿奔行在表。其冤枉。曾有張湊者。得其遺髮。尚如動。持謁上皇。是夕。徵于夢寤。爲致祭。杖殺通幽。曾光弼子儀。收復常山。出臬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服。軋元初。始贈太子太保。諡曰忠節。封妻崔氏。清河郡夫人。季明與弟誕。詔及宗子被害者。皆贈五品官。建中間。加贈司徒。葬長安鳳樓原。與季明。逃同塋。泉明有孝節。喜振人。愚在太原。還承業陰。令壯士翟喬賊之于路。喬告之。故得免。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送幽州。間關復免。真卿刺蒲令。往河北求血屬。得已女及姑女。悉錢三萬。贖還。姑女再回取。費已女復失。悉力贈給。履謙及故將吏妻。子奴隸三百餘人。扶挾渡河。託真卿各隨。所詣資遣。履謙妻發視。夫斂具。與臬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爲郾令。政化

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謀最遷彭州司馬居官廉  
貧孤藐相從百口餽嚙不給無愠歎居母喪哀毀骨立世以其  
行義爲難 春卿倜儻美姿儀通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  
調犀浦主簿嘗送徒千人不持籍口記物色悉無所差長史陸  
象先異之轉蜀尉被滯繫獄爲樓欄賦自託代鎮蘇頌遣出之  
魏徵遠孫瞻有罪抵死爲請玉真公主得貸時人高其節終偃  
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願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  
後爲主其婚嫁臬卿甥沈盈有行義明黃老學爲博野尉亦同  
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京兆華原人先家常山父會不應辟署親入負土營墓廬  
居時號關中曾子卒私諡廣孝徵君蘇頌在益州稱爲今世頗  
收表畧列將收吐蕃于西山三遷靜塞軍營出使從張守珪北

伐次灤河揣廣狹爲橋而渡遂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琅岑鬱冠所蔽服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表兼平盧節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擊奚契丹復奏試光祿卿知畱後九姓叛復兼燕門副節度有功贈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守幽州故臬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牛廷玠發其謀賊繼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諡曰忠從子隱林性質朴爲永平兵馬使朱泚之難率衆扈幸奉天德宗偉其貌問其家世奏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聞解隱林流涕前曰賊泚已奔足爲大慶願陛下資性微有改革若不能容掩今雖賊亾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



統軍將幸山南卒帝思其直贈尚書左僕射封其家實戶三百  
張巡邠州南陽人自幼氣志高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  
與庸俗合既長博通羣書曉戰陣時人罔知也開元末擢進士  
拔萃二科與兄晚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轉太子通事舍人出  
爲滑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遇有困阨歸者振饒無吝秩滿還  
都不屑見楊國忠更謂其源爲政簡約民甚宜之舊多豪猾恣  
肆華南金尤甚以法誅之餘黨遷善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  
祿山反賊首張通晤陷宋曹等州熱守楊萬石降逼巡爲長史  
使西迎賊軍巡率吏民哭玄元皇帝祠謀起兵衆纔千餘時嗣  
吳王祗總兵檄單父尉賈贄率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  
令盧諶所殺贄乃聞州刺史韓子引軍至雍州與巡合有衆二  
千適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縛吏民不從者百餘人反接在

廷將殺之。潮暫出行部會賁來攻。匆遽間囚更相與解縛起殺守者。迎賁與巡偕入。乃閉城拒潮屠其妻子。祇開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還攻城賁趨門爲衆所踣死。巡挺身夾戰被創不顧。士乃奉以主軍間道通表于朝。騰慶祇府舉充以東。委巡經畧潮。知城中虛實有輕巡心。引衆四萬薄城。人心大恐。巡出不意分千人乘城驅數隊直前薄戰。潮軍却。明日設攻具。望樓巡束芻藿膏焚之。賊不敢向。伺隙出擊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遂敗。走以素善巡。至城下語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堦。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相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吾見汝頭于通衢。爲百世笑。奈何以汙我。潮赧然去。此時王命不通。有大將六人。皆官開府。特進。自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者。巡

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堂下。人人盡泣。乃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夜遣勇士壁城南。銜枚襲取。餘者焚之。矢盡。縛藥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縋起。得箭數十萬。後復効之。賊笑不顧。亦不設備。乃真縋死士三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給潮退軍二舍。城空。四出。撤屋發木。而還。徐又給潮歸馬三十匹。我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悉以給將士。約賊至。人取一將。明日來。責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騎將突出。禽酋十四。斬賊首級。收繩械牛馬。潮遁。還陳。雨不復出。七月。潮復率瞿伯玉攻城。偽遣四人傳命。招巡斬其一。以徇。餘繫送。虜所圍。凡四月。每戰輒克。時河南節度嗣虢王巨假巡先鋒。屯于彭城。恃以爲

依俄而魯東平陷濟陰太守高承義又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餉路巡旣失巨依不得已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千遣將雷萬春南驛雲等領至睢與許遠姚閻等合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籍將士有功者請于巨纔投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圍陵孤外溲可吝貨與貨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衆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猶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專治軍械具願居巡下巡受不辭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叛入賊中大將田秀榮潛與通約旋出戰以碧帽爲識遠以告巡視果如言遂召登城斬之易以錦帽出戰子琦大敗獲車馬牛羊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剛吏

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業上  
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  
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拒戰賊望見兵少大笑巡遣親鼓之  
賊潰追北數十里會方刈麥巡夜濟師鳴鼓嚴陳若將出戰賊  
中營不得休息俄賊弛備急使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  
將拔旗有大酋被甲麾幟乘城招降陰縱勇士持鉤刀彊弩伏  
墮中禽之繼以登城救兵不敢前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刻蒿爲  
矢中者喜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賊還  
七月復圍城初睢陽有穀六萬斛可支一歲巨發其半餉濮陽  
濟陰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雜木皮絮紙而食皆羶劣不能  
設日望救兵不至賊以雲衝傅縶巡出鉤于挂之不得進又以  
鉤車木馬攻城巡輒破碎之賊遂不復攻惟穿壕立柵以守士

多餓死。巡乃出愛妾曰：「諸軍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剖肌以啖。」寧惜一妾，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寇亦糜奴，僅以哺至羅雀掘鼠，煮鐵絃，悉強食之。前後說降賊將甚多，有李懷忠者，過城下巡問以事，賊幾年曰：「二期。」又問祖父官乎？曰：「官奈何？從賊反與我角。」一旦事平，家口盡誅，悔何及乎？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後得其死力。時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衝天，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遺布數千端，霽雲上馬，嫂罵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復遣如臨淮告，悉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方以叔冀本已麾下，房琯令牽制，已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其成功，故無出師意。然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士不粒食，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

設聲樂。義所不忍。雖食亦弗下。咽。矧主將之命不達。請雷一指。示信以歸。報中丞卽拔佩刀。斫指一坐。大驚。爲此涕。卒不食。去。惜矢回射。浮圖矢著。甄哲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至真源。李賁遣馬百匹。次寧陵。城使廉坦遣兵三千。夜圍入賊。拒之。且戰。且行。兵多死。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識其至。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而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尚慮。雖陽江淮保障。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奈何。且儂衆行。必殆。十月癸丑。士咸病不能戰。巡南向拜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俱被執。子琦好語。問公將戰大呼口齒皆碎。背輒裂。血流被面。何至是耶。巡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肩耳。命以刀抉其口。僅存齒三四。子琦義其狀。將禮之。衆爭曰。彼烏肯爲我用。雷必生患。乃脅以刃。不屈。又脅降。雲未應。巡呼曰。

南入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舜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咸不肯降。遂與姚闢雷。梅春等三十六人。同遇害。惟送還至偃師。亦不屈。死。有姊嫁陸氏。在行間號陸家姑。巨走臨淮時。遮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及是先被害。巡長七尺。美須髯。怒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爲文章。不立槩。所在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後皆不忘。更歷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人戰。各出其意。語以往古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賊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但能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其械甲反取於敵。未嘗自修。待人不疑。信賞必罰。與衆共甘苦。寒暑雖靡。養必整衣。見之每親臨。行陣有退者。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故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



未嘗敗北初殺食盡乃及婦女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必死莫  
有叛者所遺殘氓止四百始肅宗詔宰臣張鎰代進明率浙東  
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犄角救  
雎陽巡亾三日而鎰至命蕭昕誅之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天  
下有名士若張濟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  
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亾乃其功也詔贈巡霽雲揚州  
遠荊州閩潞州皆大都督開府儀同三司立廟雎陽歲時致祭  
賜雎陽雍丘徭稅三年拜巡子亞夫金吾大將軍遠子攻婺州  
司馬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杲卿暨謙奕巡  
遠霽雲爲上貞元中復官巡他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  
人賜帛百匹大中時圖像凌烟閣自是訖僖宗末忠臣後無不  
及三人者

許遠敬宗曾孫爲人寬厚長者明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  
辟署劍南府欲妻以女固辭兼瓊怒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拜唯  
陽太守與巡同年四十九生稍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  
疾上書言巡與遠各守一面城陷賊自遠分入子琦分部亦各  
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  
傷巡臨命歎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  
下故遠之心梁宋人皆知之隋追奪官爵以刷冤耻詔下尚書  
省及百官議皆以遠守雖陽子琦片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其後  
巡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  
有先二人者事載簡策昭如日星不可妄議乃罷元和時韓愈  
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  
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

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而不降乎且見  
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則趨之不畏死甚耶又言  
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  
受病者譬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  
矣愈以褒貶尤憤故著之 辨雲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  
舟鉅野尉張沼起兵討祿山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李廷望以  
爲先鋒遣至唯陽與巡計事退謂人口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  
事衡齎金帛迎之謝不受遂留巡所巡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  
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啼鳴而來者乃辨雲也對之泣下厚加  
禮遇素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于承嗣歷涪州  
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誦永州 萬春方畧不及辨雲而弼殺川  
命事巡爲偏將當雍丘被圍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

着面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應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後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陣。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每賊任之。與霽雲鈞。關崇之。從孫。父弁。楚州刺史。性豪蕩。好飲。譖善絲竹。歷壽安尉。轉城父令。素與巡善。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難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鏗。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狀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延皎。馮顏。皆死。四人逸。其姓名。宋史臣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嬰孤城。抗方張不制之賊。餓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厯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唐乃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有宋章

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畱駕徘徊咨以樞挺盡節贊著金石至今  
爲雙廟之光云

冊曰唐已中葉烈士未聞時未可誣史忍闕文堂堂魯公  
一代幾人聯輝金耀方稱同仁天以完節克付遠巡

弘簡錄卷五十五終